

二十四节气

大雪：在江南的暖冬 怀念北方的雪

王 寒



木刻：赵宗彪

时令笔记

天地无私玉万家

米丽宏

到大雪节令，黄河以北地区，最低气温已至零下。若有雪落下，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。雪色一涂抹，枯索仲冬便有了新气象。河流山川，万里一色，银装素裹，万山积玉，境界拓开去许多。

雪就那么开场了，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，慢慢讲下去。起初，是雪粒零星，“细沙”簌簌；雪霰撒着撒着，就变作了鹅毛。

大雪若落在晚间，窗外的世界，便多了神秘。热闹的，分明又是凄清的。又黑又重的大幕前，雪花妖娆起舞。她们舞步轻巧，跼脚掠过，如万千佳丽，水袖抛甩，缠缠绕绕，扑打着一格格亮亮的灯火。唰唰，簌簌，声如粒粒凄美的种子，入心，摇曳出诗意。

这样的夜，美得令人忧伤。想那远远近近，荒村野水，都被层层雪花覆白了。万里山河，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，幽蓝幽蓝，一派端正苍茫。

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，像鸡蛋壳里沉睡的雏鸡，永远不醒，真正的千山鸟绝、万径踪灭啊。可是，皑皑白雪，更能挑动人心底里悲怆激愤那根弦儿。天涯孤客，关山飞度，背景挑染一抹雪，气氛顿时卓异。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，被一场苍茫大雪一葫芦烧酒，救了性命，夜奔梁山。黑衣男子在雪中飞奔，多少颗心随着他起伏。

而《红楼梦》大幕徐降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，一步一步，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。雪地上的一串脚印，很快会被飞雪覆盖，抹平，像他不曾来过，像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。那宝玉倒也坦然，像是千里万里回家，回一个真正的家。

雪夜捧读，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，凉沁沁的，润人。

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，地不分远近高低银装素裹。皑皑白雪里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，顿生那种欲与天地、与历史、与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；多少英雄豪杰以雪作赋，挥洒出气势恢宏的词章，咏出惊天动地的绝唱。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纵横千万里，旷达豪迈；“江山不夜月千里，天地无私玉万家”，喻玉而雪，玉润万家，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……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，是民族文化的缩影，是历史的丰厚沉淀。

亲和雪、欢娱雪、敬雪、拜雪、感恩雪，不只是那些文人墨客，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。因为，雪是温柔和良善，是宏大和包容，是和融大千、涵养生灵的宽厚。

一场大雪覆下来，成为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被。次年开春，雪被子自行融化，一边融化，一边滋润。据说，1000克雪水当中，含氮物7.5克，是普通雨水的7.5倍。雪，像白色的落红，不仅如花似玉高颜值，营养也更丰富。

大雪节令前夕，我翻阅日历，一眼看到“大雪”那页上，有一句应景的诗：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，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是的，大雪，带来新生，也带来希望。让我们静待一场大雪吧。看雪野托举住微醺的阳光，领受一段新里程的荡气回肠……

天照理该冷下来了，可是冷空气打个照面，又走了。那年到山西，也是这时节，沿路过去，北方平原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北方的大雪，那种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气势，让我极为震撼。在北方的天空下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寥廓的北方大地，有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传奇，而江南，杏花春雨的江南啊，只合“红酥手，黄滕酒”的缠绵。

在江南的暖冬里，我是如此怀念北方的雪。不奇怪大雪节气北方大雪，而江南无雪。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，本是黄河流域，一条大河，隔开了南北，带来的是南北不同的风物和景致，二十四节气对应的，是黄河流域的天文、地理、风物、农事，自然与北方丝丝入扣，而与南方，隔着千山万水，隔着不同的纬度，自是慢了节拍，有时需要捅破一层时间的窗户纸，才能看得真切。

入冬了，越来越少出门。回家，门一关，把寒意挡在外面。晚上窝在家里，开着空调，抱着个热水袋，看央视的气象预报，黄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城市，已是天地苍茫

一笼统。而在江南，大雪节气里，注定看不到粉妆玉砌的世界。霜，倒是落了一些，起得早，与彪兄到郊外散步，田野和屋舍，像是下了一层薄雪，树枝、草叶也蒙了一层白。有霜时，山野是苍茫一色。是岁晚了，不用看日历，就能感受到。

初冬的景致，静美，沉寂，还有幽深。记得小时候，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，穿着厚厚的花棉袄，冷风还是无情地透进来。可谁会不在乎呢，我与小伙伴们，拿着竹竿，捅屋檐下的冰柱子吃，到结冰的池塘里砸冰块，在院子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小脸蛋冻得如霜后的红柿子。

每一个生活在江南的人，都在大雪节气盼望着下一场雪。这种等待的心情，犹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等待着心爱的少年郎，骑着白马翩然而至。而江南的雪，就像情场老手，在来与不来之间，欲擒故纵，吊足你胃口，让你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心神不定。一场雪，给江南带来的是梦一般的静谧世界，下雪时，又清寂，又凉薄，仿佛繁华落尽后的一片虚空，世界回归于清寂。落雪时，可以围炉夜话，可以

拥被夜读，可以踏雪寻梅，可以采雪烹茶，想想都是美的。江南的冬天，雨常有，雪却少见。明知大雪节气很少落雪，但只要一到这个节气，就有关于雪的念想，好像惊蛰时就想听雷，清明就会怀人，已成自然。

抽空去了花鸟市场，因为常去买花，跟那里的不少摊主都熟了，说到花，彼此的言语间有热络的味道。蟹爪兰、仙客来、蝴蝶兰、水仙，都是这一季抢手的花。

最漂亮的是蝴蝶兰，姿态高傲，风情万千，向来，它都是群芳谱中的明星，花坊里，只要有它，众多的花花草草，全给比了下去。蝴蝶兰的花语是：幸福向你飞来。真好啊，幸福向你飞来，我仿佛看到，岁末，时光的马车载着幸福，达达而来。

一个朋友，平素交往不多，却是很谈得来的那种，他是学园艺出身，却喜欢文学，而我这几年迷上园艺。不多的几次见面，我跟他聊花事，他跟我谈文学。每到岁末，他都会送我两盆自栽的蝴蝶兰。他送我的，不只是蝴蝶兰，而是一冬的好心情。

行行摄摄

张贵宝

诗 摄

踏碎 空旷  
脚印 在落雪中 延伸  
许久的饥渴 被雨雪催生  
简单的行囊  
装不下 放飞的心情

天 宣泄着 心情  
山川 沟壑 森林 渐渐湮没的脚印  
大地的涂板上  
几点亮色 不规则地移动  
似乎 他们陶醉于来时的  
初衷



传记

他一着急，竟将三品大员拘禁起来，剥夺房式之权由自己代摄。因而引起宪宗不悦，随即将元稹罚俸召回待除，前程未卜，吉凶难料。须知这位大员房式，与旧官僚集团本是同一体系。

前途未卜倒也罢了，罚停三个月俸禄也能承受，只要不再发生灾祸就有转机。而冤家路窄，事不由人，越怕祸端祸越来。这天，元稹接诏西赴长安，神情抑郁，一是贤妻韦丛病逝不久，咏念三首悼亡诗催人泪下；二是以八品之身拘押三品大员，绝非因私而为，却被罚俸调回，元和希望何在？沉吟独行，不觉日暮云低，前头已是华阴地面。元稹入宿敷水驿站，胡乱吃些酒菜，入住上厅

官房，枕卧休息。

不一会儿，门外人声嘈杂，原来是以刘士元为首，拥入一群禁内宦官。吵吵闹闹，嚷着要往上厅官房。驿吏连声解释，说上厅房间客满，已有御史大夫元稹先到住宿了，刘士元闻听“元稹”二字，专要给人难堪，竟手提马鞭径自闯入，逼迫元稹腾房，元稹怒从中来，拒绝搬出。争辩之间，那宦官手起鞭落，连续抽击元稹脸面，手下人强行将元稹行装抛撒屋外。鞭击负重，元稹只好跃窗而出，逃至后院躲避。夜半，驿吏才将元稹寻回安歇，不待天明，元稹悲愤难平，疾向京城奔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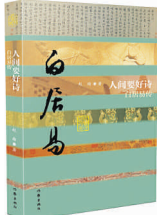
宦官凶焰蛮横，已经到了这般地步。

朝廷命官横遭宦官鞭打，成何体统？元稹满

作家出版社

84

赵瑜 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脸羞辱，同人无不愤怒，白居易等人大声疾呼，并将撑腰做主之愿，寄托在宪宗皇帝身上。未料，宪宗听信太监诬告，采信旧臣说词，反批元稹一向多事，驿馆争厅，乃“少年后辈，务作福福”，“有失宪臣体面”，且不由分说，“复引稹前过，贬为江陵士曹参军”。宪宗如此决断，令白居易等人大惊失色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84

曾有情 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不会写字，执勤表也不会看，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站岗放哨？部队能收我这样的文盲吗？我家的母羊梅朵因为太笨还被嫌弃，被阿爸淘汰了呢；虽然我不笨，但不认字比笨还可怕；既然我不笨，那学字也一定快呀，我走队列不是比赵照学得快吗？对，我必须学！马上

就学！

小扎西把他的想法向林哨长说了，林海平赞许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有理想有志向。在哨所这段时间学习军事，学习文化，对你的成长很有帮助，将来不管你去哪里，干什么都受益匪浅，而且会受益终身。”

小扎西说：“我哪里也不去，我就做哨所的‘钉子户’，跟你们一样当站岗放哨的金珠玛米！”

林海平笑了笑，他既不能打击小扎西的积极性，也不能表示小扎西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他避开这个话题，说：“学习上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找我。”

回到宿舍，小扎西郑重地向赵照说要拜他为师，请他教自己认字、写字。赵照像不认识小扎

西似的，盯着他咂了咂舌，像是品味一种美食似的，特别开心，立即又高傲起来：“你也有拜我为师的时候啊？你不是在操场上很牛的吗？都敢给我当教练，我哪能指导你呀？”

“我……”小扎西话还没出口，林海平突然走了进来，把一个箱子放在地上。箱子里装着适合小扎西学习的书籍，还有笔记本、钢笔、铅笔、墨水等学习用品。他的身后跟着炊事班班长侯东宝。侯班长把饭堂写菜谱的一块旧黑板也拿来了，还带来了一盒粉笔，供小扎西学习使用。这让小扎西特别感动和感激。林海平说：“赵照，小扎西，你俩住一个宿舍，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”

小说